

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

憲法法庭收文
112. 2. 18
憲A字第 462 號

聲請人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第一庭敏股法官

茲依憲法訴訟法第 55 條之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家事事件法第 67 條第 1 項，就關於提起確認之訴而未對起訴期間為任何規範部份，應受違憲宣告。

審查客體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

審查客體：

家事事件法第 67 條第 1 項：「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

所涉憲法上權利：

憲法第 22 條（家庭權、收養自由）。

聲請判決之理由

按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依其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憲法訴訟法第 55 條定

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聲請人於審理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9 年度親字第 33 號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事件（下稱系爭事件）時，對所應適用之家事事件法第 67 條第 1 項（下稱系爭規定），依聲請人之合理確信，認系爭規定牴觸憲法第 22 條之規定，應屬違憲，且系爭規定違憲與否，對系爭事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詳後述），爰向 大庭聲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之判決。

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

一、案件事實

本件原告甲○○（嗣於民國 109 年 8 月 9 日過世，由其繼承人承受訴訟，以下仍以原告稱之）原於 105 年 5 月 6 日，以其姊妹乙○○（嗣於 110 年 9 月 14 日過世，由其繼承人承受訴訟，以下仍以乙○○稱之）、丙○○、丁○○（於起訴前之 105 年 1 月 22 日過世）之養女戊○○等 3 人為被告（被告各均逕以姓名稱之），提起分割遺產（按：被繼承人為原告、乙○○、丙○○、丁○○之姊妹己○○，於 103 年 2 月 24 日死亡，未婚無子女，父母均已歿）之訴，戊○○則對原告提起不當得利之反請求，由本院分別以 106 年度重家訴字第 12 號、家訴字第 65 號審理中。嗣原告於 108 年 4 月 11 日追加系爭事件部份之聲明，主張略以：戊○○雖於 103 年 11 月 8 日為丁○○收養，然丁○○於 102 年起至其死亡為止，因老年

癡呆症併幻想症，及入睡或維持睡眠之持續障礙等疾病，不具備完整意思能力，則丁○○收養被告戊○○，欠缺真摯收養意思而無效。又本件司法事務官於 103 年度司養聲字第 356 號認可收養之非訟程序中，未通知利害關係人即己○○之繼承人等表示意見，即作成收養裁定，依法應予撤銷。爰以尚生存之戊○○為被告，提起本件「確認戊○○與（已歿之）丁○○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之訴（按：即家事事件法第 67 條第 1 項）。聲請人本於事實審之職權，經請兩造提出事證及攻擊防禦後，認本件原告為乙○○之繼承人之一，對於同為繼承人之丁○○及其養女戊○○間之收養關係存否，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二、系爭規定在系爭事件適用之必要性

原告對於丁○○及戊○○間之收養關係存否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已如上述，從而業已符合系爭規定。倘系爭規定為合憲，聲請人即應適用系爭規定；反之，如系爭規定對起訴期間未設有任何規範為違憲，此時聲請人於系爭事件中，即得以欠缺程序要件駁回。故系爭規定即對系爭事件之裁判結果即有直接影響。

又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二百四十八條

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42 條第 1 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提起之上開分割遺產事件、系爭事件；被告提起之上開返還不當得利之反聲請等事件，因所涉及之基礎事實均為「(己○○之繼承人)丁○○與戊○○間之收養關係是否存在」，而依照上開規定，「應」合併審理、裁判（按：本件並無家事事件法第 42 條第 1 項但書所定之情形），聲請人無從僅就系爭事件部份停止訴訟程序，而分別審理、調查其他部份，爰將上開各事件均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見附件），就此併與敘明。

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

壹、系爭規定侵害人民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家庭權、收養自由：

一、家庭權、收養自由之憲法上基礎為憲法第 22 條：

按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本院釋字第三六二號、第五五二號、第五五四號及第六九六號解釋參照）。家庭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繁衍、教育、經濟、文化等多重功能，乃提供個人於社會生活之必要支持，並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而收養為我國家庭制度之一環，係以創設親子關係為目

的之身分行爲，藉此形成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教養、撫育、扶持、認同、家業傳承之人倫關係，對於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身心發展與人格之形塑具有重要功能。是人民收養子女之自由，攸關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人格自由發展，應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此為司法院釋字第 712 號解釋所明揭。

是人民之家庭權，及作為家庭制度一環之收養自由，均係基於收養、被收養人之人格自由，及發展自我之尊嚴與價值，而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

二、系爭規定之意涵：

按「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為家事事件法第 67 條第 1 項，即系爭規定所明定。而依立法理由：「親子或收養身分關係是否存在，為定子女與被指為生父或生母間、養子女與養父母間有無扶養、繼承等法律關係之基礎，並常涉及第三人（如其他繼承人）之權利義務；復因現今科技進步，親子關係形成原因多樣化，已非單純僅由血緣所生者始構成親子關係（例如人工生殖法第二十三、二十四條規定），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人，就民法或其他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者，自應許其就親子或收養之關係存否，得提起確認之訴，俾使紛爭當事人

有得以利用訴訟程序之機會，以應實際之需要，並保護子女之權益。惟為免導致濫訴，就得提起確認之訴之原告，僅限有即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之人，始得提起。至於有無上開法律上利益，應依具體個案情形判斷之，而與本案請求在實體法上有無理由之問題有別，爰規定如第一項所示」之說明，可知系爭規定係為平衡兼顧就親子、收養關係有爭執者及子女之利益，及防止濫訴，爰就系爭規定設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要件，亦即須有確認利益之人，方具有本條原告之當事人適格。至於「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解釋，實務上多以最高法院 42 年度台上字第 1031 號判決先例意旨之說明為其內容，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又系爭規定雖為確認之訴，然因係確認當事人間之身分關係，故具對世效力，而得發生實體法上身分統一之效果¹。

而系爭規定既係以「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為提起確認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原告適格，亦即凡具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人，無論該收養關係（事實上）已（不）存在、運作多久，

¹ 見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940 號民事判決、110 年度台上字第 304 號民事判決。

均得提起確認之訴，以推翻（確立）此一收養關係，則對於收養人、被收養人而言，其等上述受憲法保障之家庭權、收養自由，即已受到系爭規定之限制。

三、系爭規定既係限制人民之家庭權、收養自由，則自當依據憲法第 23 條規定，審視其限制之合憲性：

（一）系爭規定係為保障人民之訴訟權，然同時限制（被）收養人間之家庭權、收養自由，應受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限制：

系爭規定之目的，既係保障子女之利益，及使紛爭當事人得透過訴訟程序解決紛爭，當可認係為保障人民受憲法第 16 條保障之訴訟權所設，亦即司法院釋字第 574 號解釋理由書所稱之：「憲法第十六條所規定之訴訟權，係以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得依正當法律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內容，國家應提供有效之制度保障，以謀其具體實現，除立法機關須制定法律，為適當之法院組織及訴訟程序之規定外，法院於適用法律時，亦須以此為目標，俾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及時、充分回復並實現其權利之可能」。

然系爭規定雖係為保障人民之訴訟權，然依民法第 1079 條之規定：「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第 1 項）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第 2

項)」，收養既為要式行為，且須經法院認可，方得自認可裁定確定時，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民法第 1079 條之 3 前段規定參照）。則此一經國家公權力審查、認可，使收養人、被收養人之家庭權、收養自由得以實現、人格自由得以發揮之收養契約，是否得逕以保障（他人之）訴訟權為由，而使有確認利益之第三人得隨時主張此一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聲請人認為實有疑義。蓋因系爭規定既係限制人民之家庭權、收養自由，即應依據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審查其合憲性，即須符合目的正當性，且該限制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而與其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亦合乎比例之關係。又依司法院釋字第 791 號解釋之意旨：「性自主權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是系爭規定一（按：刑法第 239 條）對性自主權之限制，是否合於比例原則，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聲請人認家庭權、收養自由既均係根基於個人人格發展及人性尊嚴之維護，而與個人人格不可分離，是於比例原則之審查上，自應適用較嚴格之審查標準。

(二)立法目的之審查：保障人民之訴訟權，為合憲之重要公共利益

就立法目的之審查上，系爭規定既係為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及防止濫訴，亦即本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只要法律上利益

因為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而受有影響之人，即得允許其依據系爭規定，提起確認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其立法目的自屬重要之公共利益，而得為合憲之立法目的。

(三) 系爭規定以確認利益為程序要件，手段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系爭規定雖以「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作為提起本條確認之訴之程序要件，一方面足以排除濫訴之情形，另一方面也使因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當事人得以提起確認訴訟保障其權益，應有助於上開立法目的之達成。

(四) 系爭規定未有任何期間規範，使（含經法院認可之）收養、親子關係永遠處於得爭訟之不確定狀態，對於（被）收養人間已因期間經過而形成、建立關係之家庭權、收養自由已屬過度侵害，而非最小侵害手段：

系爭規定固係為保障具有確認利益之人民之訴訟權，然由於其權利之行使，將使（被）收養人之家庭權、收養自由受到限制，即其等間因收養關係而生之親密生活、感情交流、法律上所生之相關權利義務（如扶養、繼承關係等）於成立後，永無止境地（甚至於被收養人或收養人死後數十年！）存有遭受挑戰之可能，無論是經

歷長期訴訟之煎熬（按：人事訴訟得上訴至最高法院），抑或是事後遭法院確認為存在/不存在，從而導致其等長期生活關係（含情感、法律等）遭到根本的變更。則系爭規定未設有起訴期間之限制，是否為最小侵害之手段，即有進一步探求之必要。而聲請人認為，系爭規定是否應設有期間之限制，方屬最小侵害手段一節，可與否認子女之訴（民法第 1063 條、家事事件法第 64 條參照）相互比較、觀察，蓋兩者均係對於親子關係之事後爭執，且均有使身分關係統一之效果。

或有認婚生否認之訴係形成之訴；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為確認之訴，兩者有所不同，無從比附援引云云。然聲請人認為，訴訟種類係立法者斟酌憲法上有效法律保護之要求，衡諸各種案件性質之不同，而就其訴訟程序為合理之不同規定（司法院釋字第 574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然並非表示某種訴訟種類就「當然」要有，或不須期間限制，仍應回到此一對基本權利的限制是否合乎比例原則而定。而聲請人認為，無論係形成訴訟（婚生否認），或確認訴訟（確認親子/收養關係存在/不存在），至少在身分關係的統一上，及因此會使法律上的權利（例：繼承）會遭受影響（被婚生否認之子女；被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之養子女）上，並無二致，則於審查上，自得將之合併觀察、審查之必要及合理性。

按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第1項)前項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第2項)前項否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二年內為之。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仍得於成年後二年內為之。

(第3項)；否認子女之訴，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法定期間內或期間開始前死亡者，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提起之。(第1項)前項規定起訴者，應自被繼承人死亡時起，於一年內為之。(第2項)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其提起否認子女之訴後死亡者，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於知悉原告死亡時起十日內聲明承受訴訟。但於原告死亡後已逾二年者，不得為之(第3項)，民法第1063條、家事事件法第64條分別定有明文。

是依照上開否認(婚生)子女之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子女，依法即被推定為夫之婚生子女，而毋庸任何其他要件(如書面、法院認可)或事實(如受胎期間中夫妻應共同生活一段期間)。夫妻之一方或子女如欲推翻此一推定，原則上均須於知悉後2年內為之。至於「繼承權被侵害」之他人，僅得於「被繼承人」「死亡起一年內」為之，或於起訴之夫妻或子女「死亡起10日內，至遲不得逾2年」聲明承受訴訟，即均有一定期間之限制。衡

諸吾國一般民間觀念中，對於「傳宗接代」、「香火」等血緣傳承觀念仍相當重視的情形下，立法者何以能制定此種「明明不是我的（自然血親後代），卻被（法律）當成我的，還不准我再爭」的規定？就此，司法院釋字第 587 號解釋即已明白揭示理由係在於：兼顧身分安定及子女利益。是該號解釋雖宣告當時的民法第 1063 條因未賦予子女得獨立提起婚生否認之訴而違憲，然亦說明「有關機關應斟酌得提起否認生父之訴之主體、『起訴之除斥期間之長短』、其起算日並應考慮子女是否成年及子女與法律推定之生父並無血統關係之事實是否知悉等事項，就相關規定適時檢討改進，而使子女在一定要件及合理期間內得獨立提起否認生父之訴」，亦即並未要求立法者須使子女得不受期間限制地，任意主張否認生父之訴，而認須有一定之起訴之除斥期間，究其原因，實係上述「身分安定」之考量。從而，立法者²方本於司法院上開解釋意旨，就子女夫妻、繼承權受

² 民法第 1063 條於 2007 年 5 月 4 日之修正理由：「……二、鑑於現行各國親屬法立法趨勢，已將「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作為最高指導原則，又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修正通過之「兒童權利公約」第七條第一項，亦明定兒童有儘可能知道誰是其父母之權利。復參酌德國於一九九八年修正之民法第一六〇〇條，明文規定子女為否認之訴撤銷權人，爰於本條第二項增列子女亦得提起否認之訴。三、原條文第二項但書規定，夫或妻提起否認之訴，應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內為之。因其期間過短，且常有知悉子女出生但不知非為婚生子女之情形，致實務上迭造成期間已屆滿，不能提起否認之訴，而產生生父無法認領之情形，爰將原條文第二項但書所定「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內」修正放寬為「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時起『二年』內為之」，以期取得血統真實與身分安定間之平衡；家事事件法第 64 條於 2011 年 12 月 12 日制定時之立法理由：「一、否認子女之訴，其裁判效力兼及於因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第一項之推定致繼承權被侵害之人，故為保障其權益，縱使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法定期間內或期間開始前即已死亡，仍有使其身分關係明確之必要，爰於本條第一項規定此時該繼承權被侵害之人亦得提起否認子女之訴；並於第二項規定其得起訴之期間，以使身分關係能儘早統一明確。二、為求法律關係之安定，及程序上之經濟，如否認子女之訴之原告於判決確定前死亡時，自有必要使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利用同一訴訟程序續行訴訟，以明確身分關係。爰參酌本法第六十條，於第三項規定該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聲明承受訴訟之期間。」

侵害之他人分別為提起婚生否認之訴之起訴期間限制。由此可知，

「真實血緣」即便從吾國文化或憲法要求（上開解釋及所引用之兒童權利公約）都是如此重要，但基於身分安定之考量，憲法及立法者都要求在一定期間經過後，任何人都不得再行爭執。

是根據上述說明，即便是婚生推定此種「不要求任何其他客觀事實或法定程序」（夫妻關係存續中受胎）、「構成要件事實明確」（依據當代科技，以 DNA 鑑定子女是否自某人受胎而生，幾乎有百分之百的可信性）、「自然血緣，而非法律擬制」之親子關係，立法者仍基於「身分安定性」之要求，而限制父母、子女或繼承權人等當事人、利害關係人於一定期間後之訴訟權之行使，而為憲法所允許。蓋訴訟權固然受憲法所保障，然保障訴訟權之另一方面即使婚生推定之父母、子女間之親子、家庭關係，即攸關情感、法律上之眾多關係（扶養、繼承等），處於不安定之狀態，而基於家庭權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從而即有限制於一定期間後使之終局確定，即「任何人」均不得再行爭執之必要。

回到聲請人本件聲請之系爭規定。收養關係依據民法第 1079 條之規定，為要式之契約行為，且須經法院為實質審查後，方得認可。而收養契約係以「當事人間之收養合意」為實質要件，此一要件相較於婚生子女之「真實血緣」而言，實更有於事後爭執之可能及

空間。相較於婚生否認，「推定如此簡易」、「事實如此明確」、「血統如此（被一般人認為）重要」，立法者仍認為基於身分安定性之考量，而應限制當事人、關係人於一定期間經過後即不得再行主張；反觀收養關係存否之訴，「認定如此嚴謹」、「事實如此易爭」、「只憑二人合意」，系爭規定卻允許有確認利益之人在訴訟權之大旗下，得以無止境地限制（被）收養者間之家庭權、收養自由。以本件原因案件為例，倘若本件丁○○與戊○○間為受婚生推定之父子關係，則於丁○○過世逾1年後之106年1月22日起，原告即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爭執此一原僅係被「推定」之婚生關係，即便二人「確實」沒有真實直系血親之血緣，亦然；然因本件二人為收養關係，即便丁○○過世已逾3年，收養契約已經法院裁定認可逾4年，原告仍可依系爭規定，就此一原經國家公權力認可之身分契約，再行爭執，而此時因丁○○業已過世，則此時就二人間之收養意思之有無，勢必僅能透過其他間接證據（病歷、證人證述等）加以堆砌，然無論如何，勢必不可能如同婚生推定般那樣達到「毫無合理懷疑」之證明程度，兩者相較，顯有失衡之處，而與身分安定性有違。

綜上，系爭規定以確認利益作為提起親子、收養關係存否之訴之程序要件，固然有助於有確認利益之人的訴訟權保障，然未予以任何關於起訴期間之規定，使該（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得無期限

地爭執（被）收養者間之收養關係，使此一親子關係長期處於不安定之狀態，對（被）收養者之家庭權、收養自由而言，此一限制實難認為最小侵害手段。

（五）系爭規定未有任何期間限制，所欲保障之訴訟權，與所導致對收養及被收養人之家庭權、收養自由之侵害相較，應不符狹義之比例原則：

系爭規定對於提起確認親子、收養關係存否之訴未涉有任何期間限制，固然為對於具有確認利益者之訴訟權有所保障，然對於（被）收養者之家庭權、收養自由之限制已非最小侵害手段，已如上述。除此之外，聲請人認為，聲請人認為就保障之「有確認利益者之訴訟權」與限制之「（被）收養者間之家庭權、收養自由」相較，兩者間亦不符合衡平性，即狹義之比例原則。蓋依據系爭規定，具有確認利益者固然有其訴訟權應予保障，然究其所欲保障之實體權利而言，實與家事事件法第 64 條否認子女之訴所欲保障之「繼承權人」之「繼承權」幾無二致，蓋於適用系爭規定之案例中，聲請人尚未遇過「非」以繼承權（關係）（或其他衍生之財產上利益，如祭祀公業之派下權）受侵害作為確認利益之情形。當然，原告的訴訟權及財產上利益受到憲法保障；但相對的，作為被告的（被）收養

者間的家庭權（關係）、收養自由，一樣受到憲法保障。而且，除了因為法律而生的「扶養」、「繼承」等法定「財產」權利義務關係外，養親子間因為被國家認可、認證的親密關係，情感上的交流，乃至於信任國家認可之收養契約，所為的日常生活安排等「非財產」關係，難道不應該在憲法保障的利益權衡天平上，再加上一點砝碼？

以我國目前唯一一例「同性配偶共同收養無血緣子女」³為例：兩位長期交往之同性別之當事人「喵喵」、「圍圍」，於2019年，與該名未成年子女「肉肉」共同生活，2020年經法院裁定認可「圍圍

³ 案例事實取自於：風傳媒報導：「全台首例同志收養完成登記！3歲女兒一句話暖爆所有人：你本來就是我爸爸……」

新聞內容（摘錄）：

「現在，我就是，我就是她爸爸！」今（13）日上午全台首例「同志無血緣收養」於信義戶政事務所正式完成登記，由已婚男同志伴侶喵喵、圍圍與3歲女兒「肉肉」正式共組家庭。行前兩位父親曾試圖向女兒說明今天是做親子收養登記、喵爸要成為真正的法律上的爸爸了，沒想到女兒直回：「你本來就是我爸爸啊！」

「我聽了就很心酸，為什麼大人都不懂、小孩都懂？」喵爸難掩激動。儘管是值得慶賀的一天，這次法院准許收養只是個案、不是所有同志家庭都適用，圍爸也呼籲應盡速修法讓同志也能有收養權利，別因為法律問題讓明明有雙親的同志家庭孩子變「單親」、爸媽連進醫院陪孩子都有困難。

收養孩子一等5年 親職課程、6次評估、再三審查與家訪嚴謹流程

收養一個孩子不容易、評估流程可長至2-5年，對目前法律上無法收養孩子的同志伴侶來說更是遙遠，與女兒正式成為一家人的這一天，喵喵與圍圍等了足足5年。

喵喵與圍圍自大學時期開始交往、一直期待未來可以組成家庭並養兩個孩子，兩人於2016年開始經歷漫長收養程序，親職課程、6次評估、審查會、媒親、家訪檢視環境，在2019年等到當時5個月大的女兒「肉肉」來家裡，再經歷親職課程、定期家訪、簽出養契約、開庭、裁定等流程，終於在2020年1月份等到收養「裁定確定」，肉肉正式登記戶口、喵喵與圍圍也結婚了。

然而，現行收養僅限已婚夫妻與單身者、同志伴侶無法收養孩子，肉肉雖進入家庭，她是圍爸以單身身份收養的、法律上的爸爸就只有圍爸一人，沒有法律身份的喵爸甚至曾在女兒泌尿道感染時被醫院拒於門外一直到2022年1月4日，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才判准喵爸正式收養無血緣關係的肉肉，3人才終於可以真正成為一家人。

網址：<https://www.storm.mg/article/4148268?mode=whole>。最後瀏覽日期：西元2023年2月11日。

」與「肉肉」間收養契約，嗣「喵喵」、「圍圍」結婚（按：即司法院釋字 748 號施行法之「第 2 條關係」）後，「喵喵」聲請收養「圍圍」之養女「肉肉」，迄至 2022 年 1 月 4 日，方由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 110 年度司養聲字第 85 號裁定認可「喵喵」、「肉肉」之收養關係。

於本件報導之案例中，「喵喵」、「圍圍」、「肉肉」間之親密關係，於法律認可前即已延續相當期間，可謂真摯、穩固，與一般因血緣而生之婚生子女家庭幾無差異。而透過法院認可而成立之收養關係，無疑更係堅固、強化其間之關係，使他們覺得「我們之間的關係、我們之間的愛，跟其他家庭沒有不一樣」，此正是憲法之所以保障家庭權、收養自由之真義所在（在所有的收養關係中，都應該是如此！）。然而，由於對於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第 20 條「第 2 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方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時，準用民法關於收養之規定」之解釋，是否得使第 2 條關係之同性配偶得以共同收養無自然血緣之子女，法院見解不一⁴，是目前僅有本件經法院裁定認可，並辦理戶籍登記完畢。則倘因上開法律爭議，日後「肉肉」遭其他有確認利益之第三人依據系爭規定，提起確認收養關係

⁴ 採否定說者，如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10 年度司養聲字第 30 號（目前抗告至同院合議庭以 110 年度家聲抗字第 21 號審理中）、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10 年度司養聲字第 97 號（目前抗告至同院合議庭以 110 年度家聲抗字第 89 號審理，並經停止訴訟向大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中）。

不存在之訴，由於系爭規定目前並無任何關於起訴期間限制之規定，無論此一收養關係成立了五年、十年或更久，（被）收養人間因信任此一收養契約已經國家認可，而據以為安排之財產（如信任彼此為擬制直系血親，而未事先逐年為財產贈與）、非財產上之關係均可能遭到根本推翻，亦即收養人、被收養人可能過了五年、十年才（又）（按：因認可收養契約亦係由法院以裁定為之）被法院認證「你們不是親子」，試問，這對信任國家公權力的當事人間，情何以堪？而這些問題，當然不只存在於上述舉例，而可能存在於每個收養關係的案件當中。

當然，作為國家公權力的法院裁判也可能會出錯，聲請人也並不認為法院依據上開規定所為之認可收養裁定，就絕對能確保所有的收養契約都一定沒有（法律上、事實上）無效、得撤銷之事由。但即便是經三級三審法院的終局裁判，縱令設有再審、第三人撤銷之訴等非常救濟途徑，然為兼顧實體正確與法之安定性，亦均設有一定之期間限制⁵，則何以在收養關係此一經國家認可之身分契約，卻可以以系爭規定，而不受期間限制地，隨時提起爭執？是聲請人認為，系爭規定所保障之「（不受期間限制之）訴訟權行使」與「（被）收養人間之收養關係於事後遭動搖、推翻之家庭權、收養自

⁵ 民事訴訟法第 500 條、第 507 條、第 507 條之 5 準用第 500 條規定參照。

由之限制」相較，實已有失均衡而不符狹義比例原則。

參、結論：

聲請人認為家庭權、收養自由既然作為人民之基本權利之一，且家庭制度受國家制度性保障，就其限制自須符合一定之要件。而系爭規定之目的雖可稱是正當，且有助於目的之達成，然未設有任何期間之限制，導致人民因信任國家認可之收養關係，而建立之親密生活、人生安排將永久處於不安定，得於事後因他人之財產利益而予以提訴推翻，應無法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爰依法向 大庭聲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

此 致

憲 法 法 庭

具狀人即聲請人：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家事第一庭 敏股法官

西元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三日

附件：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6 年度重家訴字第 12 號、家訴字第 65 號、109 年度親字第 33 號裁定 1 件